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三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八冊目次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原缺卷一百七十二)(五)

〔明〕李清撰
清乾隆鈔文淵閣四庫全書撤出本

.....
一

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

〔明〕李清撰
清乾隆鈔文淵閣四庫全書撤出本

.....
四五七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原缺卷一
百七十二）（五）

〔明〕李清撰

清乾隆鈔文淵閣四庫全

書撤出本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八

明·李清撰

北史八十二



張文伯

賈景儻

元顯和

李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元瑾

元大器

元宣洪

元徽

荀濟

劉思逸

蘭京

元烈

裴謁之

李集

柳檜

杜叔毗

高敞

安吐報附

鮮于世榮

叱干苟生

田敬宣

純奚永安

高實寧

高元海

宇文招

宇文賢

宇文冑

宇文孝伯

王軌

樂運

尉遲迴

王謙

司馬消難
楊永安附

楊瓚

子繪

顏之儀

元昊

馮慈明

子忱

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附梁郿
趙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許善心

麥鐵杖麥孟才

沈光

獨孤盛

獨孤閑遠

裴仁基

字文儒
童童弟
溫陳撫
崔德本

陰世師

骨儀

題節義

蓋自綱目以耿紀韋晃之圖操與翟義劉崇之討莽並書而忠義之一途始廓獨北史異是于尉遲迴王謙等則作亂之未知義崇云作亂否于元瑾荀濟等則伏法

之未知紀晁云伏法否故予祖綱目教皆編入忠義謂
散則光零而聚則氣芬爾然則元郁以順陽公墮權高
敵以趙郡王阱嬖皆忠義之豈有例與曰請讀後烈女
傳夫以皇后冠烈女猶謝所貴就所罄而諸王公之所
謝與所就曷殊則以此等而下之可矣雖然彼劉思逸
田敬宣之以奄附忠義也幸哉體賤而名貴

順陽公元郁魏穆帝之後少忠正允直文成時位殿中
尚書賜爵帝崩獻文時年十二丞相乙渾專權內外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絕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

魏書曰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
羣臣憂懼求見主上耳

渾寤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為渾所言渾伏誅
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張文伯不知何許人為領主書兼中書舍人徐州刺史
元法僧南叛適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

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義從逆也法僧將殺

之文伯罵曰吾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齒
法僧殺之

元顯和魏景穆之後父麗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
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
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
與戰被擒執手命連生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
皆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
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為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孝莊初贈秦州刺史

賈景偁武威姑臧人以學識知名為京兆王愉外兵參
軍愉起逆冀州將授以官不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

貞

伽藍記曰劉宣明河間人孝明神龜中坐直諫忤旨
斬於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皆云枉宣明少有
名譽精通經史以危行及禍惜乎所諫所行俱不詳

言

崔楷字秀則博陵安平人為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
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
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
語曰莫獮都買反獮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
疏言之

魏書載楷疏曰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定冀水潦無
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
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芻蕘菽麥禾黍化為崔蒲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計水之下浸潤無間九河
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堤何者河決
汴子梁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
豐衍又決也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
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良由水
大渠狹更不開濁泉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
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塢所在疏通預決其路
今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恭功務從便省

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
口從河入海遠邇遇過渴其碗瀉泄此陂澤九月農

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造能工度畫形
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
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暇睇川原明審通
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
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
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
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艦南畝禽蓄微事未
艱而東庶未為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獨
行偏罰故是地勢異國有茲豐饒臣目覩荒殘夙宵
不寐愚誠丹款乞賜施行

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
魏書載楷表曰竊惟殷州地寔四衝居當五裂頃國
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得鼓時鳴况今天長喪

亂妖災間起定州逆鹵趙起北界郡下亢噓蟄噬腹
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屬此
屏捍實思効力析骸煮弩期固忠節但基趾草創庶
事茫然升儲尺刀聊自未有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
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
無所給

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迷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勸減小弱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
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

魏書備載楷言曰國家豈不知圻小力弱置吾死地
令吾死耳一朝送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賊
獲恥之况吾荷國重寄也

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
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害
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贈侍中鎮軍將軍

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
冀川刺史長子士元沉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平州刺
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
有文才本州大中正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
畎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
涪以益州許之及足退梁武改授畎他州畎怒將有異
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為鄉導次晉壽
會宣武晏駕班師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
大功不就家恥未嘗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計
文理甚切

魏書載苗書曰昔晉室數否三燕兩秦咆勃中夏致
九服分崩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奸雄定鼎河洛
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國富兵強家給人足以九州
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遺疾子孫可乎誠

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場險易安危之
理深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
計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數
年內荆揚可并若舍舟楫即平原敵後踈前則江淮
所短棄車馬遊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所長彼不敢
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趨利若俱去其
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且夫滿昚相傾
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強攻至弱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九

見吞并如以至弱禦至強焉有全濟故明王皆欲及
時立功為萬世業去高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避
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遠遠偏兵獨
戍沂流十千收守無良專行劫剝士民北望日覲王
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可傳檄而定

時孝明幼冲無遠略意竟不能納正光中二秦反叛侵
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聚
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眾事宜

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
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
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
魏書曰但天下久慕人不晚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
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驕將御惰卒必有莫敢
輕敵之意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強山
東遂弱國之右臂廢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

今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列命偏師精卒數千
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
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
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為
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孝
莊殺爾朱榮其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帝幸大夏
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
有不測之危正忠臣烈士効節時請以一旅之眾為陛
下徑斷河梁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

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相
感爭橋俄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

魏書曰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

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苗浮河沒帝
聞哀傷久之

魏書載帝曰苗若不死當更立奇功

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

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二

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嗟

容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

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

蜂目豺聲今轉彭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

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以弒崩世隆入洛主者追

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使欲

大縱兵士燔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

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元瑾魏太武之後廣陽王深子歷尚書祠部郎為齊文
襄館客武定五年文襄無禮於孝靜孝靜與瑾及宗室

諸王大器等密謀誅之事泄文襄烹瑾於市閨門皆被

戮

華山王元大器平文之後襲父鷲爵鷲不忠孝莊陷君

於死為世詬訾見別傳至大器乃及其父所為武定五

年與宗人元瑾奉孝靜詔謀誅文襄烹於市

淮南王元宣洪道武之後襲父敬先爵歷諫議大夫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三

祿少卿

濟北王元徽獻文之後普泰中襲父世爵起家通直郎

武定五年與宣洪俱奉孝靜詔謀誅齊文襄烹于市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

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摩墨作

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曰此好亂者濟又上書譏佛法

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陵家

資治通鑑曰澄為中書監請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

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

及是與元瑾謀誅齊文襄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拜曰自傷年紀推顛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耳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於是燔殺之

通鑑曰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愚按音韻當改氣節當時不敢下此二字耳

劉思逸平原人因罪

魏書曰父直以武邑太守坐京兆王愉反於信都被

累誅

少充腐刑初為小史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遷中侍中

武定五年與元瑾等謀誅齊文襄烹于市

魏書曰思逸雖身在閹寺性頗豪華輕薄無行好結

朋遊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愚按思逸以一中官與瑾等謀誅高澄義士也豪華輕薄等語皆魏收誣辭北史削之當獨謀反伏誅等句未正今改之

蘭京一名固成中昌衛人梁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欽子也京為東魏所擄齊文襄以配厨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同事何改等六人謀殺文襄

北史同事作其弟恐誤今從北齊書陳元康傳 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康傳曰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

十其人恃舊恩遂大忿恨謀害世宗 愚按高澄以

梁將子為膳奴辱之甚矣何寵何昵俱非實錄今從

大襄本紀

時文襄居北城東柏堂蒞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

無忌侍衛皆遣出太史啟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

文襄曰小人新杖之故恐我耳及將謀受禪與陳元康

在季舒屏左右署擬百官京進食文襄却之謂諸人曰

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閒之置刀於盤冒言進食
文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文
襄自投傷足入林下京去林因見殺先是訛言曰脫軟
帽牀底喘其言應矣時阿改事文宣常執刀隨從相約
聞東齋叫聲即加刃文宣會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
作已聞變遂入攻京與何改等皆殺而齶之

予論曰蘭京以南國華胄作私門膳奴不獨辱身且
辱家不獨辱家且并辱國一舉而家國兩辱此京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日夜切齒腐心者也况高澄桀驁不已又思借逆東
堂之屏人陳元康崔季舒等之密謀云將謀禪耳若
此數人者名魏臣寔澄奴也京奴乎哉京若剪梁仇
則澄宜立殺京若芟魏賊則澄又宜立殺澄隕而京
斃矣恨故吾謂京刺澄之刀當與施全刺秦檜之刀
並稱兩快乃所未快者澄死檜生也人知義全獨不
知義京也且曰義反曰盜彼睥睨魏鼎等神器於
寶玉大弓者有盜心乎無盜心乎澄為盜則京不為

盜若援耿紀韋晃例推而廣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誅
則書法當異此故吾附於元瑾等傳後統曰忠義云
元烈魏宗室也魏自孝武西遷遇弒丞相宇文泰遂專
政文帝雖在位久拱手而已及廢帝立泰權愈重駁欲
問鼎烈時為尚書謀殺之事泄反為泰所殺廢帝以此
有怨言尋亦被廢弒詳見本紀

愚按北史無烈傳故其詳不可考然泰逆則烈烈故
烈之為行也副其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六

裴謁之字士敬河東聞喜人魏荊州刺史侘子少有志
節好直言齊文宣末年昏縱朝臣莫敢言者謁之上書
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
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
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
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李集不知何許人齊天保時為典御丞文宣末年狂暴
集面諫之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置中流沉沒久之復

令引出問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
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
如此痴人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
見復有所諫令將出腰斬於市

愚按李集載文宣本紀于持摘出然本紀內又載文
宣初欲赴鄴受禪以杜弼司馬子如諫欲還有尚食
李集曰此行非小而言還遂殺之尚食典御二官頗
類且姓名又同一耶二耶吾疑之 時又有章仇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他新唐書曰子他不知何許人北齊時言僧尼塔廟
外見毀宰臣內見嫉妃嬙陽諛陰謗卒死都市周武
帝入齊封寵其墓

柳檜字季華河東解人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
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防
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
八年拜遼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

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
敗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
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後不敢為寇十四年累遷使
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蚪為
秘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職典簡牘
衆賤人倫弟嘗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四方
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
之周文謂檜曰卿昔任鄯州忠勇顯著今四境肅清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
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
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圓州城乃相謂曰
常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
心之疾不如先擊之遂圍華陽城平兵寡又無守禦之
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力屈城陷身被十餘
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
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

退散各宜勉之眾寶大怒乃臨檣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戮檣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流涕眾寶解圍後檣兄子收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檣在華陽見宮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志武帝時眾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眾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隋文帝受禪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卒于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州總管府司馬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州總管府司馬其先京兆杜陵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父漸梁邊

城太守叔毗早歲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為宜豐侯蕭修

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

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

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修中記室

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漸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

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官焉尋討策等

擒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沉吟積時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體若曹策朝死吾夕歿亦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周文嘉其志氣特奏舍之遺母憂哀歿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

周書曰君錫等猶蹟梁州至是表請迎葬高祖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

葬事所須詔令官給

累遷硤州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伐軍敗為陳人所擒

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宮子庶卿

趙郡王高歡小名須拔父琛齊神武弟見前叔毗幼孤聰慧

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同諸子

魏興和中襲父爵南趙郡公年四歲未嘗識母母魏華

陽公主也

金石錄載叔母碑曰主諱孝艷魏廣平王懷女封華

陽公主北史作華山誤

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反親游氏戲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戲曰免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耳神武驚命元夫人就宮見之戲前跪拜因抱頭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戲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歎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教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臥起日夜喻之并教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殂哭泣歐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與爾娶鄭迷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敵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鑒天保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

北齊書曰敵留心庶事糾譴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雋所部大治

稱為良牧六年詔敵領兵監築長城時方六月敵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歲水長史宋致道以敵冒熱遣倍道送冰正遇日中炎赫尤甚咸謂一時之要敵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以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歸丁壯先逐羸弱多僂頽敵親帥所部分營伍強弱相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北齊書曰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

賴以全者十三四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敵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趙郡王泉九年濟南王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眾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敵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敵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否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迎武成於鄴拜尚

書今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真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殿跣步號哭而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問之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敵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敵節度而使段韶總馬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耶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韶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為鹵所屠無遺類

據段韶傳周與羌夷突厥合圍晉陽韶言於武成請陣以侍之遂大破其兵何此傳所言又異未知孰是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首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韶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於是以為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

晚節頗以酒色為和士間所構敵久典朝政舉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要言以致意武成崩葬後數日敵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間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間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敵正色不許

北齊書曰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敵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敵曰國家事重死所不避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

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

太后令酌酒賜敵敵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敵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敵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敵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

北齊書曰豈可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間何物豎子敢爾縱橫